

最后一眼

●蓝 石

母亲最后一次去住院时，体重不超过 35 公斤。记得，母亲在病魔打盹的时候，掐着自己的大腿自嘲地说：“就剩下一层皮包骨了。”

去住院的那天，母亲坚决不让我背她，连搀扶也不准，说是怕人笑话，像得了多大病似的。其实，母亲早就知道她得的是食道癌。母亲穿着厚重的棉袄，一步步向停在院门前的面包车走去，还微笑着与街坊四邻打着招呼。

上车后，母亲开始不停地喘着粗气，汗水像刚洗过澡似的流淌着，苍白的脸上泛起了少见的红润。这段路不足五十米，但这段路就如母亲的人生一样短暂而艰辛……平静之后，母亲说：

“刚儿，你跟司机师傅说说，麻烦他能不能绕远点儿，从太原街走。”那时，太原街是我们这个城市最繁华热闹的地区了。我走到司机身边正欲开口，却见司机早已满脸泪水：

“老太太，我今儿给你把沈阳转个遍。”

一路上，母亲说个不停，哪儿是她领我们看过电影的影院了，哪哪儿是她带我们去过的公园……

三个小时后，车到了医院。

“这可能是妈最后看这个世界一眼了。”说完，母亲哭了。